

請看《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會本》，第一八九頁：

鈔【又菩薩猶宜近佛，如前教起中說，則已悟心者，亦正應念佛求生，何足疑也。】

《觀經》裡面說，修行人應該要知道觀法完全是依乎心性，用我們心性來觀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西方極樂世界境界就能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顯示出來。反過來，從依正境界顯示出來，也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心性的現前，就是禪家所講的明心見性。這是《觀經》裡面非常重要的理論。《無量壽經》跟《彌陀經》它這個方法，比《觀經》還要來得善巧、來得方便，它不必用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那也相當的麻煩，它就用一句名號，就在這一句名號上把自己的真性顯露出來。所以叫你要繫心不亂，去念這句名號。這意思大致上相同，可是難易有很大的差別，就是持名念佛要比觀想容易得多。

這一段講到，恐怕有人要問：明心見性這是開悟的人，沒開悟的人應當念佛求生淨土，已經開悟的人好像就不必了，用不著求生西方淨土。所以，大師才有這麼一段話，菩薩還要常常親近佛陀。我們在《華嚴》裡面看到，文殊普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統統是明心見性的人，他們還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去親近阿彌陀佛；可見蓮池大師在這裡講的沒錯，前面教起因緣也說得很多。『則已悟心者』，已經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的人，『正應念佛求生，何足疑也』，不見性的人迷惑顛倒，有的時候他不願往生淨土；見了性的菩薩絕對大多數都願意往生淨土，這是我們在華嚴會上看到的，華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統統都去往生，這就是很明顯的證據。

鈔【又維摩經云：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，而常修淨土，教化於眾生。】

這是引證，引《維摩經》這四句經文來做證明。『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』，這就是《般若經》裡面常說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這是《般若經》的精髓，那是講的理，事是不是如此？事實確實是如此。但是，不是見性的菩薩，見不到這事實真相，事實真相確實像這兩句經文所說的。可是菩薩還是念佛求生淨土，以這個方法自行化他。我們從這兩句就明白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用什麼方法自己成佛、幫助眾生成佛？就是念佛法門，這四句經文裡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由此可知，性相不相違背，是圓融的，是一不是二。我們常常看到空宗跟有宗好像是互相牴觸，那是我們凡夫眼睛看的，真正入了境界、通達的人看不是如此，一即是二，二即是一，性與相確確實實是一。

鈔【故患不悟自心耳。】

我們的患是在不開悟，在迷惑顛倒，這是值得我們憂患的。

鈔【悟心，則無一法出於心外，即心即境，即境即心，往生淨土，願見彌陀，不礙唯心，何妨自性。】

實在講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你見到西方世界依正莊嚴就是見的自性。那個世界依正莊嚴就是我們自性的相分，真如本性的樣子，也是經上所講的「諸法實相」，實相，相即是性，性即是相。『即心即境』，心境一如，心境不二。這樁事情實在是很難體會，為什麼難體會？我們迷在相上，對於性與相兩邊都迷了，所以不容易體會。我們在講席當中常常用做夢來比喻，因為夢的時間短，你醒來的時候你覺悟了，可是你在做夢的時候你不覺悟。如果在夢裡面覺悟了，那就很有趣，那就像一個人開悟了一樣的。你想夢裡面所有的境界是不是你心變的？如果我們把境當作夢境來說，能做夢的

是你的心，夢中的境界就是你作夢的時候心所變現的相分，是不是整個夢境就是你的心？整個心就是你的夢境？你心跟夢境是一不是二，離了夢沒有心，離了心沒有夢，心境一如。這個我們想想還有點道理，還能夠想得通。

你真正想通了，再拿這個理來觀現實的境界，這個境界亦復如是。你要是在境界裡面看到，所有的境都是我心變的，境不離心，心不離境，你就開悟了，你就明心見性。換句話說，不必等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就見到性了。但是在我們這個世界明心見性，見到我們性裡面是一個穢土的一面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心性裡面惡的現象的一面，到西方極樂世界看到我們心性裡頭還有美好的一面。就好像我們作夢，有時做很甜蜜的夢、有時做惡夢，在我們這個世界見性，就好像做惡夢，惡夢當中曉得心境一如；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做很甜蜜的夢，也知道心境一如。這個時候，確確實實盡虛空遍法界就是一個心。佛法講到究竟處，就是教我們入這個境界，這個境界不得已給它起一個名字，叫一真法界。我們今天見不到，就是在迷的境界裡頭也沒法子開悟，那就是我們心不清淨，心裡面有分別執著，有妄想、有煩惱，所以你見不到事實的真相。

大師在此地告訴我們，『往生淨土，願見彌陀，不礙唯心』，不但不礙唯心，實在講就是在那個地方證實了「唯心淨土」，證實了「自性彌陀」，這就是我們俗話講的成佛證果，證果證的什麼？就是證明一真、心性是一不是二，就是證這個；見到了，那你就是證得。

鈔【又問：昔人謂華嚴極教，可得皆約觀行，明諸法門，方等而下，何得亦約觀行。】

問得好！這問是假設的，假設有人提出這麼一個問題，《華嚴》在佛經裡面是一乘圓教，所謂稱性而談；完全是佛證得真性之後

，從真如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言語文字，字字句句都是真性，這叫稱性之談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一切法可以「觀心稱理」，蓮池大師在每一段裡面他都有稱理，像這一段是稱理，稱理就是稱性而說。《華嚴》稱性而說，這個大家沒話說的，都知道尊重這是一乘圓教的大法。

『方等以下』，普通一般的大乘經好像沒這麼高深，為什麼也用《華嚴經》觀行的例子來說？《彌陀經》就是方等經，換句話說，不應該用《華嚴》的例子來講這部經，稱性而談，它每一段後頭稱理就是稱性的。這樁事情實在講，蓮池大師很費了一番苦心。蓮池大師是明朝末年人，距離我們現在將近六百年。那時候中國寺院叢林禪的風氣很盛，如果直接的批評，會引起很多人反感，但一般人又瞧不起淨土、輕視淨土，所以他很費了一番苦心，完全拿《華嚴經》來解釋《彌陀經》，所以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面引用《華嚴》地方太多太多了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暗暗的、不明顯的把《彌陀經》抬起來，用什麼抬？用《華嚴》來抬，抬得比《華嚴》還要高，使大家體會到這個法門的重要性。希望這些學禪的人省悟過來，禪不能成功，回過頭來念佛決定成就，這是他一番苦心。

所以他做《疏鈔》的確非常委曲求全，跟藕益大師不一樣，藕益大師比他晚，蓮池大師弘揚淨土已有相當一個基礎，他再出來發揚光大，那是方便太多了。不像他這個時代，他這個時代外面的壓力很大，所以做《疏鈔》的時候，極力用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一乘圓教來顯示這個法門之偉大，法門的不可思議。也真正看出他的學問與道德，不是大通家確實是做不到的。可見得蓮池大師他深信淨土，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、弘揚這個法門，他不是盲目的，他是從一切大乘經論裡面等於說是抉擇了這個法門，這是我們讀他的傳記也能夠看得出來。下面這是答覆：

鈔【古德答云：諸了義不了義教，皆是了義，以唯一心故。據此，則圓機對教，何教不圓，理心涉事，何事不理。】

這一段話把佛法講盡了。要問佛法是什麼？用這幾句話來說，那就答覆得圓圓滿滿。這個說法，不但是方等經，沒有一法不是佛法。你說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！什麼叫佛法？唯心所現的就叫佛法。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現？法法皆是！好像做夢一樣，夢裡面所有的境界全是心變現的，絕對不會有一個境界不是你心變現，從你心外頭來的；沒有，全是你自己心裡變現之物。你要在夢中忽然覺悟，哪個是我心？心在我身體，身體以外的就不是，那就錯了！你所夢到的一切人都是你自己變的，絕對不可以說與你自己不相關，你夢中所夢到一切人，你喜歡的人、你討厭的人，都是你自己變的，你夢中夢見一切物，也是你自己變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自己變的。所以說：法外無心，心外無法。

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萬法，全是我們自心變現之物。你說，我們的真如本性在哪裡？隨拈一法都是，沒有一法不是！正如同我問見性，性在哪裡？如同你做夢，夢裡面的時候，問你，你這個心在哪裡？隨便拈一物都是！因為一切法統統是你心性變的。所謂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我們用黃金做幾千種、幾萬種的形式、樣子，種種不同，金在哪裡？隨便拈一個都是，沒有一樣不是的！所以有人問：真如本性在哪裡？沒有一法不是自己真如本性變的，一切法就是真如本性的相分，它的樣子，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，所以無有一法不是。你要明白了，佛經裡面這是講見性，世間書本裡是不是？當然也是的。佛教裡講的是的，外教講的是不是？統統都是的，沒有一法不是。所以，你的心在境界裡面就平等了，心平等就放光明，智慧就生起來了。

我們今天在一切境界裡不平等，這是迷，這是不覺。什麼是覺

？平等心是覺。什麼是不迷？平等心就不迷。還是不平等，這就是迷惑顛倒，所以我們自己要覺悟。我們待人處事接物，我們心有沒有平等？平等，那你就是菩薩、就是佛！那真正是行菩薩道。所以自己心裡頭要真正的平等。但是待人接物處事，我們要用平等的心，隨順世間的不平等。譬如，人家問你：這是什麼？這是一本書。說一本書就不平等，它沒有名字才平等！我動了一個念，這就不平等了。可是我心平等的，因為他叫這個叫書，我隨他叫書，不是我分別執著。這個叫做書，是因為他分別執著這個東西叫做書，我隨他分別而分別，隨他的執著而執著，我自己沒有分別執著，所以你的心地光明，你的心地清淨，你見到事實真相。如果自己心裡真正有執著、分別，那就壞了，那是迷，決定不是悟，你這個心境、性相決定不能融成一個。佛法是從這個地方學的，也是從這個地方求的。

古人說，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」，一切經全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是我們在《華嚴經》經題裡面講過的。《華嚴經》是一切經的總名稱，不僅包括佛所說的，佛不說的世間一切法全包括在這個名詞裡頭，這個意思說得太圓滿了。他擺在第一段來敘說，這個意義尤其是深。經題「佛說阿彌陀經」講到這個地方就告一個段落。

## ◎【二、譯人】

翻譯的人。

【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。】

這個題有四段：第一段『姚秦』，是指時代、年代。依秦作國號的在中國歷史上一共有四個朝代，所以必須把皇帝的姓氏冠在上面，才曉得它是屬於哪一個秦。在中國第一個稱秦的是秦始皇，秦始皇姓嬴，所以稱「嬴秦」。第二是苻堅在山西、陝西、甘肅這一

塊地方建立一個秦國，歷史上稱「苻秦」。苻堅在淝水之戰打了敗仗，他底下的將軍姚萇發動政變做了皇帝，國號也叫秦，稱「姚秦」，這是在東晉的時代。

『三藏法師』是學歷，我們現在講是博士、學士，是學位的名稱。這位法師他的能力是通達三藏，換句話說，佛學他是通家，通達經律論三藏。只懂戒律，我們叫他律師，只懂論，我們稱他做論師，這都是不能完全通達；完全通達，那就稱三藏法師，這在佛教裡面地位最高。三藏法師是真正的博士，博學多聞，這是學歷。凡是翻譯經的都是三藏法師，他是一切都通達，不至於把意思翻錯。

『鳩摩羅什』是法師的名字。『譯』是翻譯。

疏【姚秦標代。】

標時代。

疏【三藏顯德。】

顯示他的德能，他通達三藏。

疏【羅什出名。】

『羅什』顯出他的名號。

疏【譯之一字，結成能翻人也。】

『譯』是翻譯的人。

鈔【出處始末備前，茲不重錄。】

這個經有兩次的翻譯，第一次是鳩摩羅什大師翻的，第二次是唐朝玄奘大師翻的。前面曾經說過，就不再重說。

鈔【古稱什師，七佛以來譯經師也，猶是略舉，且以七佛為言耳。】

羅什大師史略在《疏鈔》第一卷玄義裡面詳細介紹過，此地不再說了。但是講到經文，人題在此地不能沒有一個交代，所以補充一些意思。古德說，鳩摩羅什大師過去是七尊佛的翻譯人，生生世

世發心弘法利生，做翻譯的工作，所以他翻得非常之好。這個說法還是略說，只舉最近的七尊佛。

鈔【夫毗婆至於釋迦，首尾止經二劫。】

毗婆尸佛到釋迦佛。前面一劫最後的三尊佛，我們這一劫最初的四尊佛，合起來是七尊佛，含首尾是二劫。毗婆尸佛，毗婆尸翻作中文叫勝觀，就是殊勝之觀照。第二尊叫尸棄佛，尸棄翻成中文叫持髻，髻是我們頭髮挽成的髻，持是保持的意思。第三尊是毘舍浮佛，毘舍浮翻成中文是遍一切自在。第四尊，是賢劫第一尊佛，拘留孫佛，拘留孫翻成文叫所應斷已斷，像見思、塵沙、無明煩惱，這應該斷的他都斷盡，取這個意思。第二尊是拘那含牟尼佛，翻作金色仙。第三尊是迦葉佛，翻作飲光佛，他這光明非常熾盛，佛在面前的時候，其他一切光都看不見了，好像白天太陽底下打開電燈，看不到燈光，只看到陽光，因為他的光太大，把其他的光含攝在裡面，所以叫飲光。第四尊就是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，翻作能仁寂默。他是這七尊佛的翻譯，他發了這個願。為什麼大師在此處說這只是略舉，你看底下的文就曉得。

鈔【而彌陀成佛十劫。】

阿彌陀佛成佛已經十劫了。

鈔【則莊嚴劫前，更上九劫，所歷已幾萬佛。】

可見得說他是七佛的譯經師的確是略說，只介紹最近的幾位，以前就不談了，如果包括以前的，那他是生生世世發願為佛做翻譯。為佛做翻譯都是佛滅度之後，佛在世用不著翻譯，「佛以一音而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佛的言語非常奇妙，他在那裡說法，我們什麼樣人聽就是我們自己家鄉話一樣，所以不管哪一個人親近佛，沒有聽不懂佛說話的。佛滅度之後，菩薩都沒有這種能力，所以必須從事翻譯的工作。



鈔【既六方諸佛，靡不讚歎此經。】

本經羅什大師所翻的「六方佛」，就是十方一切諸佛，沒有一尊佛不讚歎這部經。

鈔【則萬佛以來，亦必皆說此經，亦必皆有譯者。】

這是根據理上來推想，必定是這個情形。我們從《無量壽經》跟這個經仔細對照來研究，我們明白一個事實，那就是十方世界眾生的根性不一樣，佛說法是應機而說法，每個世界每尊佛對每個世界眾生所說的法門是不相同的，但是只有一部經是相同的，就是《彌陀經》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沒有一尊佛不說的，沒有一尊佛不護持的、不弘揚的。這部經乃是十方三世一切世界諸佛菩薩共修的科目；不但是共修，再跟諸位說，是一切諸佛必修的科目。中國不管哪一宗哪一派，晚課都念《彌陀經》，可見得這部經非常重要，乃是諸佛菩薩度眾生的第一法門、第一部經，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。

可是今天學佛專門學《彌陀經》的人還是不多，這是什麼原因？經上說得很清楚，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，那是他善根福德因緣少！他搞別的東西去了。如果他善根福德因緣多的話，他什麼都不搞了，就專搞這部經。所以要曉得，一生專搞這部經，那是善根福德因緣統統具足，這個人一生必定往生，往生之後必定成佛。所以其他的經典他不再涉獵，他取十方諸佛所提倡的第一法門、第一經典，這是我們一定要認識的。

大師說，一切諸佛都講這個經，佛滅度之後，在像法、末法時期必定要有翻譯的，所以就有這些菩薩發心生生世世來做這譯經的工作，像羅什大師大概也是這種人物，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人。

鈔【而經稱母佛者曰。】

『經稱母佛』，摩耶夫人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母親，摩耶翻成

中文叫幻生，就是摩耶夫人以如幻的法門幻生佛陀。經上說，釋迦牟尼佛在沒有降生的時候，十方諸佛一日三時在摩耶夫人肚子裡面說法。佛與大菩薩示現降生在人間，雖然跟我們一樣懷胎十個月，他沒有胎獄之苦，他在母親胎裡面開大法會，在那裡天天講經說法，諸佛菩薩都來聽。我們一般凡夫在母親肚子裡十個月，等於在地獄裡一樣，苦不堪言！佛在經裡形容那個苦就跟地獄一樣，叫胎獄之苦。這是一投胎之後就迷惑顛倒，等於關到監獄裡面。母親吃一點熱的東西，他就像在八熱地獄，喝一杯冰水，他就像在八寒地獄一樣，苦死了；佛陀降生，他不一樣，稱之為如幻就是這個意思。

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，摩耶夫人說，她也是大權示現，她發願生生世世要做佛母，所以不僅釋迦牟尼佛是她懷孕生的，賢劫千佛出世都是她懷孕生的，就是生生世世為佛母。

鈔【世世佛生，我為其母。】

這摩耶夫人說的。

鈔【子佛者曰。】

『子佛』就是羅睺羅，是釋迦牟尼佛的兒子，這也是大權示現。

鈔【世世佛出，我為其子。】

大師舉經上這兩個例子來說。

鈔【以是例之，什師譯經，何啻七佛。】

我想他可能也是生生世世，佛出世要翻譯經，他都來從事做翻譯的。舉這個例子來說明，由跡象上看，羅什大師是七佛的譯經師，而他的本來面目不可思議，可能也是發願生生世世從事譯經工作。

鈔【而此經流通久遠，於是益信。】

我們就更相信了，這部經在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剎土統統流通

。說別的經不見得每個世界都會相同，但是《彌陀經》跟《無量壽經》決定相同，到任何世界都會見得到的。

鈔【稱理，則自性融通隱顯，是華梵翻譯義。】

『融通』，重重無礙。『隱顯』，就是融通的樣子，正如《法華經》所講的「百界千如」。智者大師讀《法華經》，將《法華經》的精義發揮出來，百界千如，換句話說，無有一法不如。「如」是真如，就是講的本性，一切法是相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。我們再拿一個比喻來說，電視的螢幕能顯相，我們把螢幕比作真如，相比作萬法。所顯的相有沒有離開螢幕？沒有離開。一天到晚在顯相，顯的相統統不同，但是從來沒有離開螢幕。螢幕是能顯，萬法所顯，所顯的是相，能顯的是性，你想哪一相不如？顯的這個相，哪一個相不是螢幕？不管什麼相，統統是的！你要是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森羅萬象，哪一相不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？統統是的，全是真如本性顯的，所以叫百界千如，沒有一法不如。智者大師在《法華經》裡面發明這個道理，他自己如果沒有見道，他說不出來。由此可知，智者大師是一個明心見性的菩薩，他不是普通人。明心見性在別教講就是初地以上，圓教是初住以上。他老人家也是念佛求生淨土而往生的，《往生傳》上有他的名字。融通就是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。

鈔【即梵可以成華。】

『梵』是梵語，是印度古代的言語。『華』是中國，經典是從梵文翻譯成中國文。雖然句句是梵語，也句句就是中國話。

鈔【則顯非密外。】

中國人看中國文字、聽中國話，一聽就懂。我們聽印度人講話，看印度文字看不懂，不懂就是密，懂就是明顯，顯跟密是一不是二，意思翻出來就曉得，就不密，不翻就是密。他說的，我們不懂

，就變成密，他這一說，我們懂了就不密。這就是即梵可以成華，則顯非密外。

鈔【方華未嘗不梵，則密在顯邊。】

顯密不二，顯密圓融。我們中國有一些東西從印度傳到中國來，像《大乘起信論》馬鳴菩薩造的，傳到中國來之後，印度失傳了，玄奘大師把中文的再翻成梵文送回去。所以中國文可以翻成梵文，梵文可以翻成中國文。在那個時候，東西方的譯經大師往往都做這個工作，所以密在顯邊，顯在密邊，顯密是一不是二。

鈔【當暗中有明，當明中有暗，互相掩映，涉入重重，妙體融通，不一不異。】

這些話實在都是性宗講的，尤其是禪宗裡面很高的境界，從這些地方非常明顯的看出蓮池大師的用心，這都是暗暗當中說念佛就是禪。禪宗講最高的玄義，都在《彌陀經》意思裡面，都是勸那些參禪的人念佛，要不然他說這些話有什麼意思？看到這個註解能猜到大師他的用心，就曉得他當時處的那個環境，委曲婉轉解釋這部經，普度眾生。禪教密律的意思，統統都在這個經裡面發揮。這要不是一个三藏法師，實在講也很難做得到，從前三藏法師譯經，他現在沒得譯了，他註解，這也是他通達三藏才能辦得到。所以這個《疏鈔》，蕩益大師非常的讚歎，博大精深。這以前李老師講的，如果不能通達半部《大藏經》以上，《疏鈔》是看不懂的，這個話也很有道理。

『當暗中有明，當明中有暗』，這就是說明，明暗是互相對立的，明來暗去，暗去明來，有如我們中國人講的《易經》，陰中有陽，陽中有陰。你看畫的太極，黑的代表陰，白的代表陽，黑的裡面有一點點白的，陰裡頭有陽，白的裡面有一點黑的，陽裡面有陰，就是取這個意思，明暗就是陰陽。在現象上來說，夜半了，天漸

漸明亮，就透光明，這就是看到暗中有明，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，尤其在海上特別容易見到這個現象。現在交通便捷，如果坐飛機長途飛行，這個現象很容易見到，暗中有明，明中有暗，非常容易見到。

『互相掩映』，約二法交徹說，明入暗，暗入明。『涉入重重』，這個意思好比鏡子一樣，過去唐朝賢首國師（清涼大師的老師），講一真法界，講十玄門重重涉入的境界，皇帝聽不懂這個意思，他就叫皇帝建一個八角亭子。亭子蓋好之後，亭子每一面放一個很大的鏡子，他說：你要不曉得重重涉入什麼樣子，你走到亭子站在當中，你去看一看。他一看，像到處放，好像一個人變成無量分身，這境界現前，他恍然大悟！所以是造成這麼一個境界叫他去體驗，體驗當然還不是真實的境界，是彷彿的境界，由這個地方可以能夠悟入。

經上常以帝釋天的羅網做比喻。羅網現在很少看到，日本大的寺廟裡面還有。羅網多半是用銅絲做的，裝飾宮殿裡面雕梁畫棟的，它是防止鳥做窩，就破壞這藝術品了。帝釋天的羅網都吊著夜明珠，叫摩尼寶珠，這珠會放光，像我們現在吊的燈一樣都放光。每一盞燈的光光互相照的時候，這是光光涉入，分不出彼此，像我們這講堂雖然燈不多，有十幾盞燈，你曉得這個光是哪一盞燈？每一盞燈光都在裡面，都涉入。雖然涉入，各是各的光，並不摻雜，妙就妙在此地。為什麼曉得不摻雜？因為你熄掉一盞燈，這個光就沒有了；如果摻雜了應該熄不掉，它還留在此地。雖然涉入又不摻雜，這個相非常之微妙。古人因為沒有這麼多燈，就用帝釋天的羅網來做比喻，「帝網千珠」，就像一千盞燈泡一樣，光光干涉，妙影重重，無窮無盡的意思。

『妙體融通，不一不異』。妙體，就是講我們真如本性。大經

說：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。」心是體，是能現的體，佛是所現的覺悟的相，眾生是所現迷的相。我們再拿做夢來比喻，能做夢的心比喻這個心，我們做的好夢、美夢就比作佛，我們做的惡夢就比喻眾生，好夢、惡夢都是那個心變現的。心覺就現四聖法界，心迷就現六凡法界，四聖六凡是都是這個心變現的，換句話說，能現的心跟所現的四聖六凡是一不是二，三無差別，沒有差別，一樁事情，是一不是二！能現的是一個，所現的裡面只有迷悟不同，迷也是真如本性，悟還是真如本性。

諸位要曉得，一切眾生是我們自己心裡面所現之物，一切物象也是我們心中所現之物。這個現象，如果諸位仔細去體會，實在講是可以體會得到。譬如我們想睡覺的時候，我們眼睛一閉，這相有沒有？沒有了，真的沒有了，佛給我們講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確實不是真的！睜開眼睛，是隨你分別執著現的這些相，閉了眼睛，這些相都沒有了。雖然睜開眼睛，我們心裡起一個念頭，外頭的相隨我們念頭變化，相隨心轉，喜歡的，愈看愈喜歡，討厭的，愈看愈討厭。那個相真的有喜歡、討厭？沒有，你心在轉。你心在轉，外面境界就在轉，可見得相隨心轉，這話講得很正確，沒錯！因為相是你自己心裡變現之物，所以它也隨心所轉。

諸位懂得這個意思，就曉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，不在別人手上，自己可以轉，風水也是自己轉，就不會上當被騙了。改風水從哪裡改？從心裡頭改，心能轉境。外面改決定改不了，無濟於事。外面境界，你看了討厭不高興，改一改看得很順眼了，但是你是從境界上改，不是從內心裡面改，你還是迷而不悟，你解決不了問題，再好看的，看久了就討厭，可見得外境改是改不過來的。內心裡面如果真改了，就像佛菩薩一樣，那真正是大慈大悲，不捨一人，為什麼？他從內心建立的，他不是從外境上建立的。外境上建立的

，決定不能長久，從內心裡面建立才真正的長遠；外境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它有變化的。

明白事實真相了，曉得能變的心是真的，所變的相是假的。像我們做夢一樣，我們能做夢那個心是真的，所做的夢是假的，每天晚上做的夢都不一樣，可見得它是假相。可是假相是真心變現的，就是真心的樣子。我們的心剎那剎那在那裡變，在那裡分別執著，這心不定，所以每天晚上的夢境不一樣；如果心是定的，應該做夢都是一樣的。你心不定，所以心的樣子不相同。心是什麼樣子？在做夢時就看到了，夢境就是心的樣子。你心是什麼樣子，在夢境裡頭顯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是那個心那是妄心，它不是真心。

真心是什麼樣子？現在十法界依正莊嚴這個樣子就是我們真心的樣子。你要是能體悟到真心的樣子，你在一切境界裡頭就如如不動，就自在無礙，真正得到法身、般若、解脫。「法身」，對於事實真相完全了解這叫法身，就是絕對不會再執著身是我，什麼是我身？一切萬法是我身。就好像在夢中忽然覺悟過來，我現在在做夢，什麼是我？整個夢境都是我，夢裡頭自己是我，夢裡頭一切人物也是我，山河大地也是我，沒有一法不是我，為什麼？統統是我心變現的。離了我心，沒有一切法！佛法裡大徹大悟的人，他就曉得，一切人物、一切萬法、宇宙天地就是我一個人，是我自己真心顯現的境界，就像做夢一樣，完全明白了，所以在這個境界裡頭如如不動，這是證得法身。「般若」是智慧，徹底了解是智慧，在這裡面「解脫」，解脫得自在。沒有喜怒哀樂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心地清淨一塵不染，這個就得大自在。這是佛法裡講的三德密藏。

「不一不異」，因為我們自性隨緣，所以就不一；雖然隨緣，它不變，所以不異，就是沒有兩樣，是一樣的。在有情分上叫佛性，在無情分上叫法性，換個名詞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不是二，但是有

情跟無情是有差別的，一個動物、一個植物礦物，形相上確實是有差別，有差別就是不一，但是在性上來講是不異，能變的心是一不是二。或者我們講：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。這也很明顯，覺悟的人跟迷惑顛倒的人，就是四聖跟六凡是不一，但是從本性上來講，佛性上來說，四聖跟六凡不異，我們的性跟諸佛的性是一個性，一性無二性。

他用這個大道理來顯示印度的文字跟中國的文字「不一不異」，文字這形相上來看不一，印度文跟中國文完全不相同，從表達意思上來說，不異！翻譯過來是一個意思，所以不異。從音聲寫出來的符號不一樣，意思是一樣，不一不異。用這個來顯示，翻譯的「譯」字也是稱性之談。如果把這個理擴大到我們生活當中，我們處事待人接物，一切事理都可以用稱性解釋，如果用稱性來解釋，那都是一真法界，都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這部《彌陀經疏鈔》我們學了之後，用處很大，你要是會用，你現前就得大自在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脫雖不能親證，也有那麼一點影子，相似的證，有一點相似的味道。從相似就到分證，沒有相似，哪來的分證？相似，培養成習慣了，不知不覺就到分證位，這對我們念佛求生淨土是大有幫助，幫助我們一心不亂，幫助我們增高品位。這是把翻譯的人介紹完了，下一次從經文「如是我聞」開始，今天我們時間到了。